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

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姚索氏祖

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
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龎氏贈昌國太夫人開
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
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
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
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
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第
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
塲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

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敎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獘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

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
戸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
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
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
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
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
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
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
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
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

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

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

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若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

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服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

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
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袷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
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
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
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
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
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
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

皆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

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

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散
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
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
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
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語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
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
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
下公奏言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
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
雜謝景温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

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

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
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
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
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
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
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
禄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
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
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
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

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顔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淸平縣令百發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俾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

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

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

愼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决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偏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儉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

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録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

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曰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曰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曰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曰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

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故是愧公銘曰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頤趨之愈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忘汝君實旣來適歸于洛蟄而維之奠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淸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褒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

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旣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巳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

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葢即位八年而以
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
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
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熈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
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
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
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
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
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
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

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頴悟絶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

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葢三十年矣若驟用之
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
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
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
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
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
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
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
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
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

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旣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巳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

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
闕郡縣無備仍飭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
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
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適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
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
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
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
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
兵牽制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
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

劾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葢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

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成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輙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脩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脩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

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
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巳在境上而契丹與
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
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
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
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虜也
若巳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
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
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
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欵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

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

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討司先郊告辦葢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旣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輙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歛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

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
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
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
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
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
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
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
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
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

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旣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

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畧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旣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贏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險

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搆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憸諛皆直書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客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追人於蕍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邮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

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
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
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
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旣去人必思
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
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
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
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
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令互
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

部侍郎知滑州改戸部侍郎移鎭西蜀始李順以
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
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
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
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
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
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
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
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
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

臣嘗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伐輒遣還入境下令
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
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
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
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
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
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
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
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
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

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

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篳篥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戸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除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

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
南京封淸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
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
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
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
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
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
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
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
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

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旣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

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戸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

抵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
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
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
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命公爲參知政
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
復詔知制誥鄭獬内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詞
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
史中丞鈌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
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内司
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

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

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
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
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言之微至數獄追逮數千
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
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
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
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
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犨以孤城力
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
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

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盈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

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人之用終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
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
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
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眞宗
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
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
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僥倖
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
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

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
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巳爲學
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
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
寠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
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
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
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
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
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

臣無遷延之意易其期詔公歸院供職書局種
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
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
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歸國以洙禀上之禧
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
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
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
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
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
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刻意

與韓絳共事而卿卿論政云云向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與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當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都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風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與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蠻

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
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廟
中侮慢褻瀆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
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此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莫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
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
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
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
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

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趣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

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吝欽亮欽彌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

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
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
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容說者
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
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
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
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
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

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䕫王質自代卽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卽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

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入
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
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
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
自寢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
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
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
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誇毀
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

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於千仞
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
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黯必冠豈不
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
不敢知乘雲馭風與天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
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

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荅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知用公之意益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

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覺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眞定河東治邊凛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

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輙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公

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
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戸部侍
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蕃蕃生戸部侍郎贈右僕
射珦珦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
推官綍綍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
仁俊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
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
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憧其室
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
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

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戸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戸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

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决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

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

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露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

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頽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頽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頽頽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簒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竒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

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屛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

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旣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熈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

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賙之敕使謝謹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謹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

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
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
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
田二十年不决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
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絶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
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
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
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
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
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

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吉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眞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廪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日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夫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訟邊安撫以下皆勸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

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發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

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𢬵誣以事有至
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
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
寨而葭蘆隷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羅兀
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
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能近無
一夫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
巳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
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
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强弱今一舉而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刼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巳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

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
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
寧郡君子三人祐之祁皆承奉郎[illegible]人長
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illegible]正
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滂之次復
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
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
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粟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
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

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
欲用公將起輙什賴帝之明雖什復興小試于邊
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
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
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旣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
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
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
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遹子敏皆從余

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逐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葢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曙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

太尉謚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禄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喬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遘子開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悲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羞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己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壇橋二十七

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
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
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
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
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
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
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
郎以書告於往來者勑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
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莫及辰曰
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城

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
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
清悟文悟眞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
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
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
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
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
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
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

十五瑩然摩尼歸眞于上錦城之東松栢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葢自以爲洪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

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謫
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
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寄於縣令馮祖仁
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
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
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
來少宏寬毋復清詩而瘦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
駕赤螭驂青鸞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爲世養于家以待承平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公爲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其不敎仁人所難是心惟徽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襚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歸有進無虧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孔之匪[illegible]

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顧視如豚猳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眞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

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闕皆有盛名蘇氏旣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爲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旣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弟荅也子美聖闕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子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

曰可以爲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湑澥更守壽春巳而湑守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湑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爲尚書郎拜覲門外士大夫榮之湑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湑不巳後湑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寛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輙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湑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

疎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爲送終具
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爲彭城
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旣顯於世矣而位不
充其志仕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
以才顯涓朝奉大夫知潞州澥朝請郎京西提點
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
作監丞洪洎汶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
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爲軍
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
之恂之憓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

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仕曾孫女五人澥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余爲從母子而余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

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

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輙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葢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

氏頹然順

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巳[illegible]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

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氏頽然瓶　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巳　州屬纊不亂子由宦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

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棲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

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眞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

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大夫
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
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
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
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
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
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
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
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

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
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
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
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
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
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
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
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
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
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

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

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

亟郤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
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
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
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
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
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
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
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
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
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

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諭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

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因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

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

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旨　且必入
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
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
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
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
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
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
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
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
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

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聾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

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
犯皆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
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
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
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
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
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
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

微妃不當與后同哀蓋引却愼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淸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
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祖父天下非之願以為戒
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
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
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
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
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
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
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
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

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巳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巳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

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爲盜弱者轉死至老至今流滯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

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
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
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
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
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
外詾詾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
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
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
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

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未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

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内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

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
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
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
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
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
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
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
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

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
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脩理官資食其
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
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
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
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
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
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
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
歲居簡得罪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

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三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荅詞使

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詩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

曰善理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
非國之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
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
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
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
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
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奬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

年宮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
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
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
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遍英
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
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
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
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

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攺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法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

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
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
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
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爲陛下用之三司使
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而用使其事今
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
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而
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
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從坐

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

惠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

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
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
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
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
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
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
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
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
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

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

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麨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宜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塤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

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衞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

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覬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

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
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罰
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收贖詔書行之天下
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
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
役夫罷滅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
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
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
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
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

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
以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
[illegible]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
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凛凛乎漢宣帝
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
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
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
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
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
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

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

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

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决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熈寧以前

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

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

妙曉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

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録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

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
宗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
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
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
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
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
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
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
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
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

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謂吾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益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轍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

載誥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葢趙郡欒城人也曾祖諱釿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爲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

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
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書
畧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
已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
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
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
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
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
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
以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

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曆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讙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

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爲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閬人亦喜之晚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禮義鄉黨不肯出仕公獨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

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聞或以爲言公不荅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邪既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于世公之精識遠量施于家聞于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于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于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録其始終行事

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則中正公者稱公之無謝非獨其辭遠自放於真
于都然諸之禮入吾在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
從游未世者其功名豈少哉後世放失沈沒無聞
公之著論識遠量施于家聞于朝聞者仰此使少獲
見當其其不學術既所果自擯孫力舉深顯于世
猶不敢書公未嘗閒故以為言公不安人之曰吾
者日益至于論人然無之夫人少敬獨不勞已哉
綴識以為榮教其子孫者書為凡自是不育之路
事成者有無所不至而由以進士起官而轉次吉